

補報諸君惠鑒

敬啟者本報自出版以來蒙各界熱烈歡迎閱者月餘來銷數日有增加洵為欣幸而讀報諸君往往有未曾備齊本報全份者莫不引為憾事故特請購本報之函件紛至沓來日必數十起本報為酬答諸君之意已一一應命在前無如館中存報剩已告罄後來補報者無從應命深抱不安茲為補救起見特將本報第一二兩月之報紙自創刊號起至六十一號止再版五千份裝訂成冊首尾銜接並增刊一錄精製封面名曰上海報刊彙分一二兩冊每冊已告竣即日開始發售每冊定價大洋一角五分如欲購者請逕向本報發行部接洽或函購均可本報發行部一冊亦得獲其全約矣謹此佈希注意為荷

十九年一月三十日 本館發行部啟

上海的解剖 (一四八)

(笑天包)

第八回 結納求神恩德迷花會 歡場聚樂子種梅根

依了顧叔春的意思，他娶了個老六，另外去開旅館，他說上海幾家大旅館，我都認識，我橫豎有汽車在這裏，你坐了我的汽車，一同去開旅館，老六說，何必去開旅館呢，就在此地好，老五和我同自己結婚，姊妹一樣，伊爲了你，已經備好了夜飯，你不能不應酬伊一下子，而且到旅館裏，我和你兩人一同進去，惹起人注目，倘然遇見了熟人，阿要難爲情，我現在雖然不做生意，但是生意上的人，還有好多是認識我的，此地也沒有什麼不方便，不比在冬天，那是因爲大旅館裏有熱水汀，覺得好一點，現在天還沒有十分冷，我說不必到旅館裏去，你道怎麼樣，顧叔春想倒也不差，橫豎老五吃了伊的鴉片烟和夜飯等等，總要謝伊的，他門這裏的舖戶們，也總要開銷的，到旅館裏去也一樣要花錢的，老五既然如此殷勤，伊開了這個門口，也無非要撈幾個人錢罷了，不然，這一個局面，怎樣支持下去呢，當時便答應了老六，住在這裏，一刻兒工夫，老五來請他們吃飯了，小菜倒也不少，不過都是外面去叫來的，看上是叫的三塊錢，不知四塊錢的，和菜，顧叔春自己走出來，給了汽車夫一塊錢，飯錢，他把手子開開去，家裏開起來，只說在東方旅館裏有一位奉天來的朋友，那裏打牌，明天上午，把車子開到這裏來就是了，吃完了飯，兩人仍舊到亭子間裏去，却見不知什麼時候，在一張半鋼牀上，已將被頭鋪好，是紅色毛毯的一條被頭，電白的被單，上面還蓋了一條半新金山毯子，兩個長而大的白枕頭，和那張牀一樣的長短，長枕頭的上面，還有不少的小枕頭，那旁邊還有一張小牀，把煙盤生已經移到了小牀上來了，梳妝台上有一個熱水瓶，另外還有把小茶壺，茶壺裏是濃茶，恐怕夜裏吃茶所以預備好了的，顧叔春想老五真預備周到，到此地來，真比家裏去睡覺舒服得多，怪道老六不願意到旅館中去呢。

徵婚騙局之秘幕

(秋儀)

我友王君，旅哈爾濱多年，新由該埠旋歸，爲予述哈爾濱徵婚秘幕詳，此筆記之，以資談助。

某年哈爾濱某報上，登一徵婚廣告，其所提條件甚寬，大致謂二十歲左右，人品誠實，願與奉侍老母者，雖其所入月僅三十金，亦得中富屏之選，適有某公司之書記陳某者，向無家室，原爲哈爾濱人，早喪父母，飄零在外，備嘗自給，閱此廣告，不覺中心躍躍，遂修函投之，不數日忽接覆函，筆跡娟秀，約陳至某旅社某房間內，晤，陳喜出望外，至期，整容而往，果見一

地方法院驗屍案之前因後果

(國胤趙)

蘇州閶門，開設青蓮閣茶館，初以推小車爲業，已而其媳命宮扣紐，汝家必遭水災，陳妻得者久之，即其有無解法，曰，可將一箱之金銀首飾，裝成一包，獻於社神之廟，並其女慘遭不白之冤，迭次控訴，卒致開棺檢驗，翻人也是這般慘狀，那賊見時時來人多，不敢大意，急忙搬了劍英，一躍下炕，奪路向門外而逃。



張惠長難長航校

(芳小)

二消息，今忽來函，已脫離該校，因全校反對張惠長，須知好學者，亦出此手段，可想該校風潮之大，本該校並非獨立性質，僅爲第八路總指揮部轄管之航空處之附屬品，從本來校長周氏，終年在該辦事，從不出校門一步，頗有對於航空大發展之新方畧，日周氏又擅長手腕，能使一般學生心服，普通學生有一組織，且示以相當計劃，其處處出平平等，人緣之佳，出未有有今年學生已在二百二十三名，校務蒸蒸日上，發達可操，焉知中央方面，忽發一通電，另任航空署長張惠長，周氏撤職並無撤職原因，亦無另委之說，張氏本屬年輕，識見有限，其初來滬時，滿街貼貼招子，其小像，好出風頭至此，已失人士之信。

仰今日對於航空，並無若何建設，一旦治人，豈能信服，以致全體學生，要求挽留原任校長，繼任校長，航空署函又謂，詳爲辦理，暗中活動，散發宣言，更有八十餘名，乘間離校，僱汽車，大發傳單，指詞頗似煽動，一時留校學生，仍有數名潛逃，要求恢復校長，翌日奉代理校長，接府主席電，一開除，其時張惠長適又返京，此次最大原因，厥爲新校長接辦不久，立即離校，似乎不合規例，及後廣州第八路總指揮部陳廉棠亦徒喚奈何，留校各生人心惶惶，不敢舉動，一部份與周校長有舊者，潛居外間，並無若何行動，迄今張氏仍未到，市上散放傳單之學生，一撤拘捕以反動究辦，此事未知若何結束，最近各報紙均無詳細談及，一二清像，好出風頭至此，已失人士之信。

呆俠

(一四八)

(海上漱石生)

第二十二回 得寶劍客何處圖丁 繼退兩魔劍客劇賊

劍英知他是個情家，不可輕敵，向炕上摸索得青虹劍，欲待一躍而起，將他一劍劈死，病後身軀孱弱，怎能躍得起來，那人下地之後，先將油燈吹滅，胸前懷個火藥包，取出來輕輕晃晃，發出火光，劍英見其舉動，在板舖之上，立即奔將過去，搜他的身畔腰包，若隱隱有響，竟被英搜到，劍英因沒有了燈，不知他在暗中幹些甚麼，深恐若愚有失，不得不大聲叫喚，以冀火速得醒，那人聽了一驚，揮刀向炕上便砍，劍英聞呼的一響，知有兵刃來了，疾將身子往內一滾，幸得避過，一刀砍了個空，祇把土炕砍碎了些沙土，若愚憐憫如泥，依然仍未稍醒，那人因炕上砍不到人，又取出火藥包來照看，見劍英躲在裏面，一縮，仍舊內又是一刀，劍英身子雖然無力，手腳甚是活潑，急將二足一縮，仍舊沒被砍及，那人大怒，一躍上炕，要與劍英併個死活，劍英握劍在手，祇苦無力抵禦，暗思若愚如再不醒，今夕我命休矣，幾將眼目待死，陡聞室外大呼捕賊，有人破扉而入，一個執着一根齊眉棍，一個拿着一柄腰刀，急急奔進門來，但見沒有火把，黑暗中不能交手，若愚却發這二人破門聲，耳邊聞得大了，這劍英而醒，一喘喘坐起身來，大呼那裏有賊，忽又轉口說道，咱們的銀包怎麼已解開了，當真有毛賊到此，想來偷咱們的銀子，真好大胆，隨手拉住了兩個人，揮拳便打，此人大呼我不是賊，替你們拿賊來的，休要誤打，若愚還不信，又一人也是這般慘狀，那賊見時時來人多，不敢大意，急忙搬了劍英，一躍下炕，奪路向門外而逃。